

南  
中  
国  
文  
丛

# 雷州青年诗人十二家

主 编 海 仔 愁 湖

中 国 华 侨 出 版 社

# 雷州青年诗人十二家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中国文丛/耿来 海湛 主编/雷州青年诗人十二家/海仔 愁湖 主编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ISBN7—80120—069—1

I. ①南…②耿…③海… II. ①雷…②海…③愁… III. 地方作品综合集  
—中国—现代 N. Z1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12783 号

书 名/雷州青年诗人十二家

编 者/海 仔 愁 湖

责任编辑/郑竹青

责任编辑/田 勇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报社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9 字数/127 千字

版 次/1997 年 10 月第一版 印次/1997 年 10 月第一次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29

ISBN7—80120—069—1/I218.26

地址:北京朝阳区西坝河

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定价:15.00 元

## 内容提要：

这是一册在我国文艺复兴新时期中成长起来的广东雷州籍十二名青年诗人的诗歌合集。编者从他们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及获奖的大量诗作中精选出153首，汇集成《雷州青年诗人十二家》。

《雷州青年诗人十二家》入选的诗歌作品表现生活内容丰富，地方特色浓郁，有反映红土风情、南海景观、历史事件和人物、亲情和爱情等；创作形式多样，艺术风格各异，大量运用象征、暗示、虚实、意象迭加等表现手法；语言特点因人而异，有的豪壮奔放，有的清丽婉约，有的含蓄隽永，有的质朴率真等。这是一本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意象主义合流的诗选本，基本上反映了雷州青年新诗创作的阵容和艺术水准。

本书大多数作者曾参与过各地文学社团活动，是从文学青年成长为青年诗人。他们的作品对广大校园师生和诗歌初学者很有参考借鉴价值。

# 诗的青春，青春的诗

——序《雷州青年诗人十二家》

· 阿红 ·

接到海湛君寄来的诗合集敲字稿时，我正病着。病：脑昏昏的，腰酸酸的，心跳忽紧忽慢的。住了一段时间医院治疗，也只是轻了些。这过程里，我带着《雷州青年诗人十二家》。我读，再三读，精神为之一振，心年青起来。

读海湛，我赞赏他的《李白》：“用月光写诗/用酒灌醉诗/你 第一个写透了黑夜/在任性的笔尖上/卧着独醒的醉意/至今 无人有你的海量”。读吴震寰，我沉思着《豹》，那豹忍着“肠胃里滚过的阵雷”，不忍心去扑食草丛里美丽的“羚羊和兔一类的小动物”，而自己却被人的冷弹击中，“慢慢地闭上眼睛”。读陈庆，我激动着《农民的动脉》，农民用自己的手擎起了一条铁路，“时代的车轮隆隆而过/似山欢似雷鸣似南海喧响”，这是雷州农民“用魄力用理想敲响的/民族复兴的乐章”！读陈宝梁，我品味着《人在世上》，这里有深邃的哲思，如那“世上最美的是人的灵魂/最丑的也是人的灵魂”。读陈通，我翻动着《西北诗草》，我也曾如他“一个羸弱的江南游子”，去“体验中——国——西——部”。读张庆，我共鸣着《再恋白云》，他邀

约妻子“一起怀念难忘的初恋”。我相信他的诗语：“在飘扬的往事里/明净地看不见阴影 似思想”。读张弦，我赞誉着《稻谷与诗人》，“他只会歌颂真理而不敢占有真理”，真正的诗人就是这样。读莫宏伟，我击节于《名词：祖国》，他竟将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情绪写得如此充沛，进入祖国，就是“进入春天的空气和原野”，“在洪钟大吕的/召敲下/我们必须腾出手来 学会/掌握镰刀 枪支 推动齿轮”，热爱祖国“一如热爱自己的生命”！读莫晓鸣，我沉吟着《盐》，“面对世俗 我置身五行之内/木土与生俱来 水火已相容/唯有黄金/这耀目的虚荣/以赤裸的手段将我洗劫/在剩下的日子里/我想——我该以一贫如洗的疼痛/沿着泪痕将你歌唱”，人需要盐！读梁永利，我抚摩着《诗歌在屋顶盘旋》，诗人总是“这样虔诚”，以“随身卫护的笔/写满征程絮语”。读符马活，我欣赏着《挖井》，“我要自己挖一口井/浇灌脚下的土地/我要挥动那把/沉重而坚硬的锄头/挖向土地的最深层/决不疏忽每一粒泥土/也决不回避那块石头”，“直至我的血液/跟泉水一齐喷发”，我想，那“井”喻示着他的生命价值。读符琳，我愉悦着《雷州风情》，一种蓊郁的真诚从《姑娘歌》的音流里，从《编草席》的纤指里流出来。

我不禁失声：好个雷州！

雷州，祖国大陆最南端的红土地。这南粤开放改革的一颗明珠，不仅经济熠熠，而且文学熠熠！

雷州，你这拥有丰厚文学沉淀、诗沉淀的红土地，又滋育出一代诗的花株！——雷州，你这拥有独特民间艺术创造的盛地，又激荡出诗的创作！

是啊，短短的十几年里，竟涌现出这么多青年诗家，这么多明亮的诗星！他们奉献出那么多诗集，而且其中不乏获诗界

好评者，不乏获得省级、国家级奖励者！他们中，有些作品优入种种选集！他们的作品，还在台、港地区和域外发表！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是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们中，有些人的名字已经进入各种辞典！他们的成就，不只诗，有的还小说、散文，有的还书法、篆刻！

我为他们的成就兴奋！我为诗兴奋！莫说物欲横流。物欲横流里，自有铮铮诗心、靓靓诗魂！

海湛，我早就结识。多年里诗来信往，书至文出。他是诗人，是评家，又是编辑者。他心的天空总飞翔着诗。他到过沈阳，有幸寒舍相会。促膝倾谈，那情景依然眼前。其他诗家，虽未面识，却早就诗识，从报刊，从诗集，从评论。好像我主编《当代诗歌》月刊时，还曾亲手审定过他们的作品。

他们从诗，或早或晚，但都是处在开放的年代。诗坛旗帜林立，流派丛出，欧美种种主义、种种诗艺蜂拥而入。固有的民族传统诗论以及后来的政治现实主义观点受到严重冲击。然而，正是在多种主张、多种诗艺互相冲撞的混乱局面中，我国的诗歌艺术获得了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境地。雷州这十二家青年诗人正在这个风云际会的时刻与诗结缘的。读他们的作品，我感觉他们颇为冷静——

他们以中为主，广采博收，创造中国的当代诗歌。

他们以我立诗，于百花丛中力求拥有自家的风格。

我认同他们的诗观。如海湛说的“真善美是诗的最高境界”；陈庆说的“写诗应关注社会，反映人民的心声和时代的精神风貌，总结人生的经验，给人以启发和鼓舞”；陈通说的“诗要把平凡事物美的内核剥开给读者看”等等。他们深切意识到，诗人的双肩承担着无能推卸的社会责任。

我很高兴地看到雷州青年诗人十二家在实践中他们的诗观。

他们的诗展示着丰富的当代人的情怀。诸如亲情、爱情、乡情、童情、学情、艺情、物情、旅情、民情、国情、哲情……等等。当代的诗就应呈现当代人的情怀。一位诗人就应呈现自己的多面情怀。

他们的诗呈现着强烈的祖国的观念，真善美观念。多年以前，我就提出我们的诗要举着真善美，进入社会；举着中国，进入世界；举着现在，进入未来。中国的诗，就是要有中国特色、民族风格。

他们的诗，有些有着蓊郁的忧患意识。诗人审视着人性，审视着世界，是以真善美作为思维主轴的。真善美的使他们愉悦，情不自禁地赞美；假丑恶的使他们厌恶，忍不住地鞭挞。正是在这里，呈现着诗人的良心。

人有灵魂，诗也有灵魂。诗以诗人的灵魂为灵魂。真正的诗人是以国心、民心、真善美之心为自己也为诗的灵魂的。

雷州这十二家青年诗人的作品，我感觉他们在艺术上既有共同的特色，又有各自的风貌。这共同的特色，概括地说，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实践着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合流。他们在重视从实际从人生采诗，以鲜靓的中国精神与真善美意识为思维主轴的同时，重视当代各方面语汇的采纳，重视现代主义诗歌技艺的采用，重视意象的营造，重视内涵的深密度，重视运筹的创造性。这，使他们的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群体特色。同时，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艺术追求，又使他们的诗呈现各自的风貌。我就感觉海湛的诗质实些、深邃些；吴震寰的蕴藉些、内含些；陈庆的平易些、真挚些；莫宏伟的空



灵些、优雅些……

《雷州青年诗人十二家》是十二家的选集。从少量作品来谈不免冒昧，但总还可以让我冒昧。

十二家诗人，都正在人生峰期，诗歌峰期。他们会以自己的诗和事业一起，呈现各自人生的辉煌！这里，我向他们送去最美好的祝愿！

病里，断断续续读诗，断断续续思索，断断续续成文，诸多不当，更祈谅解。

1997年11月5日于沈阳

（阿红：我国著名诗评家、辽宁省作协副主席，  
原《当代诗歌》月刊主编、中国作协会员）

# 崛起在红土地上年青的风景

——诗合集《雷州青年诗人十二家》序

· 阳光 ·

## (一)

祖国大陆的最南端，座落着雷州半岛。半岛的腹地有个雷州市（原称海康县），自古有“岭南名郡、海北奇观”的美称，城厢西湖、南湖碧水盈盈，城下南渡河一水如带，吞吐浩瀚，直逼雷州湾。雷阳八景点缀增辉，众多文物古迹独特，雷州文化争相辉映，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雷州是人文荟萃之地，历代南来墨客骚人，迁仕第宦多会于此。唐宋时期或谪居或贬官南下的名臣文杰有寇准、李纲、胡铨、秦观、苏轼、苏辙、赵鼎、李光、任伯雨、王岩叟等。他们与当地民众同甘苦，兴学业，带来中原文化，留下了诗的种子。年轮转换，星迁斗移，到了公元廿世纪，雷州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雷歌、雷剧、雷州音乐、雷州傩舞、雷州换鼓、对联书法名扬海内外，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不断展现。英山雷公祠庇佑人才辈出，三元启秀塔让后起之秀更上一层楼。在文学创作上，雷州逐渐形成美丽的景观。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土生土长的陈立人、吴茂信、莫各伯、莫非等，携小说、诗词创作实绩走向

广州、北京，召唤更新一代步其后尘，一时为人们津津乐道。

进了八、九十年代，又一批更年轻的文学后来者赶了上来。他们持唐宋风骨、蘸红土深情，在粤西以至广东诗坛一试身手。朱海湛、陈通、张弦、张庆、符琳、陈庆、梁永利、莫晓明以他们勤奋的创作引起诗界注目。不久，从高等学府里脱颖而出的吴震寰、莫宏伟、符马活、陈宝梁等后生，又以他们的艺术灵气打动读者，在国内外产生积极的响应。

除了被选入诗合集《雷州青年诗人十二家》的青年诗人外，近几年又冒出了一批致力于业余文学创作的“小荷”。他们坚定的步伐和尚且年轻的身影向读者说明雷州诗界自有后来人。如龙门的冯柳、调风的林文葵、纪家的黄智仁、北和的莫红妹、乌石的尹庆、林琪玮、雷城的曹勃良、陈志强、赖永清以及漂流在外的王一川、郑科授、莫明乐、陈愈敏等。他们以诗创作的优势蓬勃着红土地，给湛江红土文学增添了又一景点。近几年，雷州市联等单位每年举办一届“雷州之春”中学文学社团联谊活动，给文学新苗培土浇水，又绿叶。因此，我们有信心对这一片红土地的诗创作前景寄以厚望。

## (二)

让我们回过头来，走进《雷州青年诗人十二家》诗合集的腹地，去领略绿色青春飞扬的风采，去探寻他们在诗路上留下的足迹旅痕。

雷州青年诗人十二家，是在我国文艺复兴新时期向前涌动的新诗潮中成长起来。以朱海湛为代表的十二家青年诗人的诗创作群体，或结集出书、或到大中学校讲学授艺，或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作品和获奖，或在海内外华文诗界产生影响，已日趋

引起读者关注。在雷州市委、市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做为一项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来抓，《雷州青年诗人十二家》的顺利出版，既是雷州文化的一大盛事，又是雷州诗坛一次较全面和有质量的展示，其启迪意义是深远的，审美价值是宝贵的。

当代诗界新诗潮，对旧存的艺术规范进行冲击并向现代倾向变革，从封闭的文化性格向着开放的现代意识逼近。雷州青年诗人十二家正是为达到这种“逼近”而付出努力。在题材内容上，他们以各自生活阅历和观察视角来选材作文，审美范围较为广阔。有陈通对大西北历史的感叹，有朱海湛对中国历代历史人物的思考，有吴震寰对金鱼逃避风浪的象征，有莫宏伟对祖国的深恋之情，有陈宝梁对中国戏剧的品味，有符琳在颤动的红土地上的挖掘，有张弦对稻谷与诗人关系的对比，还有莫晓明对荷马的怀念……题材的多样性，导致这诗合集在内容主题表达上呈现丰富性和观察社会与生活时的多视角。

雷州青年十二家对新诗进行探索，弃置对诗的直接叙述，打散首尾贯通的线性结构，意象化成为一种普遍的追求，给读者提供接受更多样艺术式样可能性的机会。如朱海湛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等诗强调画面感和跳动感；吴震寰的《豹》和《金鱼》对事物赋予更多的象征意涵；陈庆则坚持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在《菜篮曲》中道出普通人的酸甜苦辣；张庆追求诗的跳跃性和精致化，如《古寺》“这是戏院吗/却承受通俗故事的负荷/一个剧本上演了几千年/连台阶的石板/都成了老皇历/而门外众多的鞋泥/把你神化了”，50个字却写出千年历史的负重，以一当十，精巧之极；梁永利的诗更多关心内心世界的真感受，题材多是身边的长吟短叹，如《贴近麦克风的嘴唇》、《错误》等诗；符马活则对旅游和乡村生活投入更大的热情，从

诗中可看到一位农村走向都市的穷孩子执着向上的身影。

这本诗合集呈现的多样性,还说明雷州青年诗人十二家对诗语言组合的熟练掌握和强调个性化,形成相对独立的语言风格。梁永利是音专毕业出身,对诗语言的节奏感和音乐性特别讲究,做到诗与歌的结合,如《情网》“蓝色之于生命/是一场幕后的舞蹈/心里许多节拍/响出了渴望的春风。”莫宏伟的诗语言空灵、优雅、简洁,喜欢逆向思维,对物化的诗思进行被动转换为主动的经营,如《情结》“黄昏莅临 远山被秋掏空//近在眼前 又远在昨天/我踽步向古意的钟声/深入水的心情”,他的诗还带有古典美感,如《水中花》“你立于水的中央 欲言又止/水中的婷婷 你洁身渡过/青黄不接的熟季”等。还有,张弦的语言含蓄机智,跨越性强;张庆则讲究遣词造句的秀丽精致;陈通在洗炼凝重又不乏诙谐中描述重大题材或身边见闻;陈宝梁的诗语言质朴清新,如一曲溪流潺潺流过;吴震寰则喜欢寻找形式的奇美和文字的暗示多义性,对堕性语言进行刷新和重建;朱海湛在通俗中追求立意的深邃,讲究语言虚实结合和诗意的点化;陈庆的诗句较为传统,平易中道出真情实感。

### (三)

高尔太指出:“起源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和在忧患意识之中形成的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以及基于这种自觉和乐观主义的,致力于同道与自觉合一的伦理的追求,以及在这种追求中表现出来的人的尊严、安祥、高瞻远瞩和崇本息末的人格和风格,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魂。”雷州青年十二家在他们的诗创作中,正是在这样的忧患中进行语言和心灵的逼近和

复归。

湛江红土诗社，是近十几年来崛起在全国颇有名气的文学社团。在这支地方军团中，来自雷州籍的青年人则占了三分之一强。半岛固有的风雨雷电给予他们多思多虑的性格，使他们具有自觉的忧患意识。在诗合集中，他们深刻思索人生、生命、社会和现实，由个人家庭的伤痛进而反思国家的兴衰存亡，探索民族久远的灾难、坚韧顽强的奋斗精神以及长远的封建窒息与及戕害造成的愚钝与扭曲，或叹息，或哀伤，或激愤，或沉思后的惊悸。

请看，莫宏伟的《我绝不能借助诗歌和喉咙》“将美好的事物包纳/一滩月光 照见双鬓风尘/头上落满了霜迹/树叶密集的地方住着父老/两手空空的人占有残烛和冷酒/夜夜长歌当哭/我翻开旧年的诗卷时/一只雄鸡叫遍了大地”，诗中，借用“我”的直抒胸臆，写出诗人的良知，不能单纯去歌舞升平，不能不直面现实的苦难，诗句且歌且泣，如杜鹃啼血，忧患尽在一滩月光之中。

吴震寰的《豹》“容忍地蹲坐着/目光穿过秋天……看见了一群羚羊/以及兔一类的许多小动物……”诗写动物界弱肉强食，作者心中实则将情感过渡到人类世界，忧患人们无休止的你争我斗景况，表达他呼唤和平的心愿。朱海湛的《背后》与吴诗有异曲同工之妙。《背后》写抗日名将杨虎城不幸被杀于重庆白公馆的历史事件的一镜头，从事件中抽象出人类是地球上最善良也是最残忍的主题忧患：“最难提防是背后/背后看不到阳光/背后斜插的匕首/与正面的笑容一同拨出/没有回响”。

写普通人的生活，抒发普通人的忧虑，陈庆和莫晓明在题材选择上是共同的。陈庆的《菜篮曲》是作者对人们关注菜篮

子工程问题的艺术再现,其中体谅民情、忧思生活的诗句能引起读者的心灵共鸣:“日子 踩着/弯弯曲曲的路/从肩膀的夹缝中走来……”“煮熟的炊烟 袅娜着/一个年轻的家庭的/苦辣甜酸”。而莫晓明的《盐》能让读者过目难忘,是在于作者满腔热情溢于纸上,对普通人家庭生活寄予同情心和对未来的忧思,用物象来象征:“在清贫如水的日子里/我看见你的营养//从那片湛蓝的海域流来/喂养我”、“在剩下的日子里/我想——我该以一贫如洗的疼痛/沿着泪痕将你歌唱”、“那刻骨的凉意 一浪高似一浪/让我饱尝活着的滋味……”

再看张弦的《稻谷与诗人》。作者写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是由稻谷与诗人的对立来表达的,颇具哲学意味,感叹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稻谷”使“诗人”处于被动的窘境的不平衡及许多人更多去关视“物质”而忽视了“精神”的不正常,很有现实意义:“稻谷摩擦天空/发出金属般脆亮的响声/那声音一直响了几千年”、“稻谷被一排排地收割后/诗人也应声卧倒稻田……”

诗合集表明,雷州青年诗人的忧患意识体现了中国哲学的自觉精神,因困阻和艰危而意识到生命存在和自我强大,新时期以来新诗潮对红土地诗创作的带动,使雷州的青年诗人脱离单一的“莺歌燕舞”的轻松欢愉的包围圈,从内在精神上向东方哲学的自觉扬弃意识的逼近和复归,使他们的诗作充满了深意和厚度。

#### (四)

诗人来自地域,应该忠诚于足下的地域,取材于地域。越有民族性,就越有世界性;越有地方性,也就越有民族性,这是

文学创作的规律。生于斯，长于斯，诗人的创作离不开斯。绿色半岛，红土地、蓝海洋，对于雷州青年诗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并满怀深情厚意，他们自然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艰苦的诗创作并形成自觉且具规模的红地诗、乡土文学的创作阵营。

雷剧是地方剧种，活跃于粤西闽南方言地区。雷剧有无限的生命力，几百年来至今仍在乡村圩镇久演不衰。雷剧《抓阉村长》于九十年代上北京进中南海演出，还获得全国文艺五个一工程奖。朱海湛有感于红土地上茂盛起来的雷剧风景，诗情勃发：“树叉之上/肩膀之上/板凳之上/雷剧与乡村的童年一道长大……”“红土地上的咸味雷剧/奶大了一代又一代观众/发黄的歌册越翻越新/最生动的脸谱/涂抹在拥挤的人间……”（《雷剧的后裔》）。广东音乐，是地方乐种，颇受全国人民喜爱。作者对粤语音乐的诗创作，既是对美的欣赏，又是乡情的热爱，也易找到诗意的寄托物和抒情突破口。请看《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音乐的手/将我们的听觉带进雨季/轻柔的雨打芭蕉/敲响我们南方的心弦”、“呵，雨打芭蕉的湿度很浓/打湿了南方茂盛的情感/也打湿了我们的听觉/从此，良辰美景被广东音乐抚摸/我们难以入眠”。

陈宝梁是大学科班出身，善于挖掘和表现地方性、民族性题材。他曾获广东省大学生诗歌大赛一等奖的成名作《中国戏剧》很能说明他这方面的追求：“一些话因为是唱出来的/便成为戏曲”、“一个人的动作/总是跟他化装出来的脸谱有关”，看戏剧，我们可以看到“人若跪下就在别人的脚下/人要站着就要坚硬的骨头”、“中国戏剧的结局总是大团圆”。在中国，许多事情正如“戏剧”在演戏，真真假假，结局许多是以悲剧收场，却人为地用“喜剧”来包装。作者这首诗表面写戏剧，实是弦外



有音，写出人生“太多的事情”，在诗里行间，娓娓道来，冷静舒缓，含蓄双关，耐人寻味。

陈庆是一位非常关注现实和地域题材的作者，并对新生事物付于很大的激情。在《农民的动脉》中，他有感于湛江市新村农民集资办铁路这一开天辟地头一回的壮举，真诚地抒发了看到传统农民从土地上站起来，让改革车轮驶进市场经济轨道后的喜悦：“在世代耕耘的沃土/长出希望的通畅……”符琳也是写地方题材的好手，但他更多是经营乡村生活。这位已走进都市的报纸编辑，至今仍没有脱离身上的泥土味。他的《姑娘歌》是雷州特产，如青青小草遍及雷州大地。姑娘歌男人也能唱，哼它更粗犷，如今“灌几盒欢乐/寂寞时翻找那段岁月/竟然也能唱出缤纷的人生”。再看陈宝梁的《南方姑娘》，实是写雷州乡村少女，也颇为传神：“冬天的夜晚/姐妹们围坐在一起/藏不住秘密/供她们取暖”、“南方姑娘/粗黑的辫子扎上两根红头绳/高兴地哭几声/便成为娘家的亲戚……”乡情民俗溢于纸上，读来亲切可感，如临其景，如见其人。

对地方题材的开掘，许多诗作者将眼光放置在大海、红土、村庄等上，更多篇什是对农业文明的赞美和陶渊明式“田园牧歌”的反复浅唱，而在报社工作的陈通却独树一帜，将诗作的价值体现在他有意识地抒写南方都市生活上，描绘开放改革大潮中形形色色的都市风情，给读者一种骚动感和新鲜感。在地域题材的开掘上，陈通的尝试是有着拓荒意义的。《潮涨K物街》中同夏夜一道失眠的街边仔置身“古老的城市/常到这里采撷清新”、“粤语、雷州方言和普通话/淹过语言的范篱/在每一个晨昏抑扬顿挫”、“天空挤成一条绸缎/蓝蓝的在头顶温柔/心与心的距离也被挤近了……”而《茶市素描》的